

小寒:北风吹雁雪纷纷

林梅朵

千里黄云白日曛,
北风吹雁雪纷纷。
莫愁前路无知己,
天下谁人不识君?

大唐天宝年间的一个冬日,已然不惑之年的高适在黄沙飞扬、日影无光中与友人分别,写下这首著名的《别董大》。他劝慰朋友“莫愁前路无知己”,而自己的“前路”仍不知在何方。“小寒三候”中“雁北乡”的大雁已经回乡了,可高适依然走在四处游历的路上,尘满面,鬓如霜。

节气到了小寒,是天气寒冷却还未到极点的时候。北宋刘攽诗曰“小寒渐有北归雁,话与飞翰同一过”,虽然大雁已回,可北方有“小寒胜大寒”之说。小寒节气一般是在“二九”到“三九”的时段到来,此时寒风劈面,须发凝霜,最宜“竹坞雪封云锁,地炉温酒添火”,而对于贫民百姓,柴薪炭火并不是家家齐备。明代官员祁顺在小寒这日就曾写诗:“小寒今日初交节,同云一色浓阴结。谁剪银河不露痕,满天飞下琼瑶屑……逢人不说行路难,却念小民饥与寒。更有关头戍边卒,铁甲绕身寒透骨。”

同样,有着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如此豪情的高适,在送别好友的这天,也在为贫困感慨。《别董大》共两首,高适在第二首中写道:“六翻飘飘私自怜,一离京洛十余年。丈夫贫贱应未足,今日相逢无酒钱。”此时的高适,递呈过干谒诗未果,赴过长安应试未中,与李白、杜甫、王之涣等人诗词唱和中,时时流露出向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。他在另一首送别诗《赠别晋三处士》中写道:“卢门十年见秋草,此心惆怅谁能道……爱君且欲君先达,今上求贤早上书。”他祝愿朋友早日取得功名,也感叹自己十年间野草一般的生涯。

十几年后,高适又在送别友人,而

自己的功名事业还是那般“断云荒草”。天寒地冻中,他向往的是“雪净胡天牧马还,月明羌笛戍楼间。借问梅花何处落,风吹一夜满关山”的壮阔,期盼的是“北楼西望满晴空,积水连山胜画中。湍上急流声若箭,城头残月势如弓”的磅礴。

在“北风吹雁雪纷纷”中,他等待春回,在跋涉中累足成步,“隔岸春云邀翰墨,傍檐垂柳报芳菲”,距他等候的春日葳蕤,仅差一个“大寒”。

严冬不肃杀,何以见阳春。

天宝八年(749)春,在睢阳太守张九皋的荐举下,高适参加选拔才能的有道科考试,考中后被授职为封丘县尉。但初入仕途的高适并未见到“春天”。任职中,趋奉长官与压迫百姓的日子让他感到痛苦。这年冬天,高适见到边境的荒凉、边患的严重,相比“北风吹雁雪纷纷”而言,“边城何萧条,白日黄云昏”更让人忧心,归途中他写下《蓟中作》表达愤慨与壮志难酬:“一到征战处,每愁胡虏翻……惆怅孙吴事,归来独闭门。”

任职封丘县尉的所见所感,让心怀壮志的高适产生了巨大心理落差,心情郁郁之下,他在天宝十一年(752)辞官,再赴长安。这年秋天,高适与哥舒翰相遇了。哥舒翰上表请任高适为左骁卫兵曹,充任府内掌书记。如同在最严寒的时节,地下的阳气汨汨而动,高适等来了谋求已久的那盏灯。

的面孔。可小雪一下就完全不一样了,这座山就成了一个俏皮的小姑娘,欣欣然在脸上敷了点薄粉,然后欢天喜地去赴一场约会,整座山显得活泼又秀美。

我踏着薄雪进山的时候,还有零星的小雪花在飘。我的脸上不时有凉凉的感觉,却并不感到冷。地上的雪只有很浅的一层,勉强能覆盖地面,一

浅雪轻盈冬山秀

秋实

脚踩上去立即留下黑色的脚印。我扭身看看身后,发现自己留下的一串清晰的脚印,不觉微笑起来。

冬山之上,绿着的树只有松柏。此时松柏的绿当然也不是鲜亮的绿,而是那种苍老的绿,有点暗沉。如果没有雪的点缀,这种绿给人衰朽而提不起精神的感觉。可有了白雪的点缀就完全不一样了,浅

雪下的松柏有了活泼的孩子气,冬日里的苍绿色因雪的映衬,显出了几分生机,看上去很提神。其实冬天本就是春天孕育的阶段,冬天的雪是为了召唤春天的绿。

半山腰有一座古香古色小亭子,薄雪覆盖在上面,显得更有古典气息,很美。我站在亭子前,任凭雪落到我的脸上、发上、肩头,忽然有种忘了今夕何夕的感觉。我抵达山顶的时候,雪下得稍微大了一点。举目四望,山脉绵延而去,隐没在远方。目之所及的山脊,被浅雪勾勒出柔和的曲线,如同宣纸上晕染开来的淡笔。

我下山后,回望走过的路,觉得自己的脚印像雪地上的诗行,特别有意境。我面前的山,犹如淡墨山水画,留白得当,意境深远。浅雪轻盈冬山秀,小雪中的山不是荒寒寂寥的,而是活泼秀丽的。冬山把生机悄悄隐藏,把雪意深深悟透。飘然而落的小雪,唤起一座山的灵性,让一座山在希望中等待春信。冬山留白处,春意悄然生。

曹雪芹说“女儿是水做的……”,似有所本。因为观古代典籍,发现一个奇妙现象,凡是多情或痴情的女性,多出于水或入于水,与水相关。

最早的诗歌典籍《诗经》的首篇《关雎》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男女主人公相悦求爱的舞台就是在水边。而更美丽迷人的《蒹葭》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烟水迷离,女主人公全程在水里,水耶人耶,似真似幻。在河流烟水的环境下,男女之间更易进入情境,心动神迷。《溱洧》:“维士与女,伊其将谑,赠之以勺药。”溱水和洧水是郑国的两条河。水与女人互为增美,人更因水而生情悦情。

神话传奇更是如此。《楚辞·九歌》中的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是姊妹篇,是楚国湘水男神与女神的缠绵故事。此二诗生动地描写了湘君和湘夫人相互祈之不来、不得相见的思慕哀怨的情形。宋代韩驹的《题湖南清绝图》“都将湖南万古愁,与我顷刻开心胸。”湖南之地自古就是忧愁的渊藪和代表,主要就是湘妃的传说所孕育的吧。苍梧、九嶷山、洞庭、潇湘,无不着上了哀愁之色。所以以愁著称的林黛玉叫潇湘妃子,显然是曹雪芹着意为之。

另外一个神话传说也发生在水边,这就是郑交甫遇汉水女神的故事。周代男子郑交甫行于汉水边,遇二女子,被其美貌所吸引而生爱慕,女子身上均佩带二珠。郑便向二女请求赠佩。二女解佩给他,郑藏在怀里,走了几步,再看佩已不见,回顾二女,也无踪影。这才明白,所遇两位女子并非凡间殊丽,而是汉水神女。此故事后引用为男女相爱、赠答表意的典故。

还有一个刘阮天台山遇仙的故事:东汉永平年间,刘晨、阮肇至天台山采药迷路,走到一个桃花溪畔,遇二仙女,仙女馈送两人以饮食,后相互结为夫妇,在天台山蹉跎半年后,刘阮归家。但这时已是晋朝,子孙已过七代,后两人又入天台山寻访仙女,却踪迹渺然,人面桃花。这故事也没离了水,所以后世诗文中所写的桃源,有时指陶渊明那个桃源,有时则是指刘阮遇仙这个。

曹植的《洛神赋》,描写了作者与洛神宓妃的邂逅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。洛神宓妃相传是远古时代宓(伏羲)的女儿,因溺死于洛水而化为洛水之神。

从以上看,古人多是把多情的女性以及男女之间的恋情放到河水的环境里,不论是现实的人间还是人神间的相恋。这体现了古人比物而感、赋物以情思的取向。

星期文库

古诗词寻幽探胜之一

古来痴情多近水

上官李军



此中有真意 徐群